

開放文學 – 英雄傳奇 – 大唐秦王詞話
第三回 洛陽城世充被圍 北邙山秦王受誘

詩： 暮去朝來春復秋，人心不似水長流。

受恩深處直先退，得意濃時趁早休。
莫等是非來入耳，恐將恩愛反為仇。
子房辨道辭劉主，不願官封萬戶侯。
烏盡弓藏意可哀，高人何事忌賢才？
金章紫綬無心戀，綠水青山有意來。
雙手掣開名利鎖，一身跳出是非垓。
子房因甚休官早？恐蹈韓侯劍下災！
漢收三杰定家邦，卻恨韓王失主張。
功滿宜歸真帝主，官高何必假封王。
一朝猜忌擒雲夢，千古含悲死未央。
誰似子房辭富貴，全身遠害姓名香。
暫停古往閒非且說開基王子秦王帶領眾將，徑下演武場去。

玉葉蒙宣離寶殿，金枝奉敕出朝門。
一朝帝主權為帥，西府秦王統大兵。
三保懸牌為總管，黎陽史奈作監軍。
開山驍勇充前部，猛烈弘基殿後行。
玄齡智足為謀主，如晦多才作近臣。
善戰突通能料敵，多謀劉政善屯管。
提督軍務白士讓，總理糧儲安貴興。
偷營放火名金勇，斬將奪旗善智能。
武士護通白顯聖，丘師利道薛宗文。
志玄唐儉隨鑾將，史岳王常護衛人。
順德驍雄知戰策，長孫無忌素知兵。
天罡袁氏明禍福，淳風術數妙通神。
長安起寨龍隨虎，大國興師君領臣。
直至飛光金瓦殿，都臨演武教場門。

秦王到演武場坐下，整點眾軍，取了軍器，關支糧草，散一刀刀，兩鋒劍，三股叉，四楞簡，五色雜彩轉光旗，六沉鴉角槍，七拓寶雕弓，九股紅錦套索，十分黠勾徵人。矛鏃鎖斧，鞭簡瓜錘。明晃晃銀山相似，亮皎皎白雪漫空。叫聲起，柳絮飄搖梨花舞；劍一攢，槍一簇，燕翅排門花稍彎。背膊粗細打將鞭，簸箕大小開山斧。

三通畫鼓催良將，五度鑼鳴趁大營。
人如猛虎離山嶽，馬似墳龍出海津。
將軍馬上傳軍令，曉諭諸多大小軍。
民間財物體私取，犯法違條要斬人。
鞭加戰馬催前將，棒打征夫趨後軍。
長驅大進多時節，馬哨河南洛一城。

大軍正行，哨馬來報：「軍不前進，河南城到了！」秦王問：「這裡什麼地方？離城多遠？」報馬答應說：「此處千秋嶺，離城約隔十數里。」秦王傳令，就在千秋嶺安營。你看：地按青龍白虎之方，依朱雀玄武之位。拴縛絆馬索，掘下陷人坑，擺定一窩風，列著神飛箭。端的是，蛇穿不透，鴉鵲難飛。正是朝中天子三宣，關外將軍一令！秦王令旨：「屯下人馬各營防守！」安歇一宵，次日早晨，秦王升中軍帳，眾將參見已畢，問：「誰領兵到河南城去？」有段志玄、馬三保二將近前道：「巨等領兵出去！」秦王吩咐：「相機征剿！」二將辭了秦王，全裝披掛出營。

頭頂是鑲鐵打成擋箭盔，披的是熊皮獸就龍鱗甲。穿的是刺鸞繡蟒錦征袍，係的是累珠嵌玉圈金帶。飛魚袋弓彎秋月，走獸壺箭簇金星。足穿勾雲四縱靴，身騎趕月烏騾馬。一個點鋼槍威武好如真太歲，一個熟銅刀英雄彷彿二郎神。

領三千人馬，直至河南城下，排開陣勢，應聲高叫：「巡城小校！快叫強將出馬，弱音休來！」有河南巡哨軍士，飛報入朝。東鄭王即差左監軍石贊、右監軍雷延二將，領三千軍迎敵。點齊人馬，各分兵刃。石贊、雷延頂盔掛甲，插箭腰弓。

跨馬青龍似怪蛟，戎裝執刃果英豪。
河南護衛真驍將，石贊雷延武藝高。

三聲迅炮，開了城門，擁奔陣前。段志玄喝一聲：「來將通名！」「吾乃東鄭王駕下左監軍石贊、右監軍雷延便是！你通名來！」「吾乃秦王麾下總管馬三保、段志玄！」蹬開馬，喝聲：「休走！」

鑼鳴鼓響震山川，英雄戰將敢爭先。
兩家各占平陽地，箭射雙雙陣腳圓。
二將蹬開衣戰馬，各持兵器往前奔。
膀轉長槍來得緊，腋橫刀砍甲闌裙。
殺氣上衝牛鬥暗，徵雲下鎖太陽昏。
四將戰鬥多時節，惱了唐朝駕下人！

戰有十數合，段志玄用一個鎗裡藏身，掣出流星錘，喝一聲，徑望石贊打去。石贊眼疾，側身躲過，正中戰馬，打倒在地。石贊棄馬逃走，雷延見勢敗，兜轉馬，逃進城去了。

石贊雷延逃命走，不顧兒郎掛甲軍。
唐將馬上傳軍令，砍倒旗竿混殺人。
指東要把西來殺，指南要殺北邊軍。
殺人好似湯澆雪，屍骸遍野臥荒塵。
交鋒殺夠多時節，火滅煙銷鄭國兵。
石贊雷延大敗，逃竄入城，把城門緊閉。

且說馬三保、段志玄旗開取勝，馬到成功，收軍回營參見。秦王大喜。

自古道：黃金難買頭一陣。吩咐記功官上了功勞簿，犒賞二將。不題唐營得勝，再說石贊、雷延入朝，俯伏駕前。東鄭王問：「出軍如何？」二人將唐將用計打傷戰馬，折一支兵的話，啟奏鄭王。鄭王即時傳旨，著軍師桓法嗣：「起傾國之兵，孤與世民親決勝負！」閃過張永通、燕義二將，出班奏說：「龍不離大海，虎不出深山。水來土掩，兵至將迎。臣自能取勝，何須主公輕出！」鄭王大喜，各賜御酒三杯助威，吩咐二將用心徵討，務要奏凱還朝。二將辭朝，點選人馬，全裝披掛，甚是雄猛！頭頂銀盔形似虎，身披鐵甲燦如龍。一個袍挑彩鳳，一個襖繡芙蓉。坐下錦鞍斑豹馬，長槍利刃盡鋼鋒。執金吾上將名燕義，鎮殿將軍張永通！

二將領一支兵，大開河南城，鳴鑼擂鼓，列成陣勢。唐營報入中軍。秦王調殷開山、劉弘基領兵出陣。二將怎生打扮？

開國元勳宇宙英，錦袍銀甲賽天神。腰圍玉帶螭騰浪，頂上盔纓氣色新。騎烈馬，跨龍鱗，鋼槍巨斧燦如銀。開山慣展黃公略，弘基能精呂望文。

兩軍各臨本陣，舉醢金斧喝一聲：「來將通名！」「吾乃東鄭王駕下，鎮殿將軍張永通、執金吾上將燕義就是！你通名來！」殷開山說：「還不下馬受降？誰與你通名道姓！」張永通大惱，掄動長槍，望心窩裡刺來。殷開山舉斧劈頂砍去。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英雄。四員將各逞奇功，兩陣上共圖霸業。點鋼槍上下藏機，醢金斧往來用智。直殺得怒氣橫衝雷電發，威風遙逼鬥牛寒！

大戰三十餘合，鄭將氣力不加，撥轉馬，徑往河南城逃竄。殷開山疑有伏兵，不去追趕，渾殺人馬，收軍回營。見了秦王，殷開山、劉弘基把戰敗二將，殺了河南一支人馬的話，一一啟奏。秦王聽罷，喜笑盈腮，賞勞二將不提。且說張永通、燕義直到朝前下馬，值門官奏知東鄭王，把二將宣到駕前。鄭王問：「勝敗若何？」張永通奏說：「主公！唐將果然驍勇，臣二人不能取勝，又折一支人馬，臣戴罪回朝！」鄭王見說，雷霆大怒，問桓法嗣：「你說寡人有定鼎之基，興邦建國，緣何兩次出兵不利，損折人馬？」法嗣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介懷！昔日漢高祖連敗七十二陣，垓下一陣成功，遂成帝業。今唐將俱是久習戰鬥，訓練熟的，我主這裡新建之國，招募軍士，未經操練；將官弓馬陣法，皆未精熟，以此不能取勝。豈不聞兵法雲，『戰守攻取，各得其宜。』今戰而不勝，守之為上。合令各門緊閉，添兵防守，以備不虞。卻令軍士每操演武藝，習學陣法，待訓練精熟之日，方出交戰。那時節再出奇兵，方得成功！」東鄭王准奏，俱著桓法嗣調遣操練守城。早有哨馬報入唐營，秦王傳令，分撥人馬圍了河南城，每日鳴鑼擂鼓，殺聲吶喊，城內再沒人出兵對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拈指困河南將有一月。秦王對淳風說：「我在父王面前道不須兩陣，擒這逆賊歸朝，豈料月餘，尚未定奪。」李淳風說：「主人！軍務事豈能計日而定？不必過慮！」一日，秦王升帳，發放軍令已畢，閒步出營門外，東瞧西看。問馬三保：「東邊這條路是哪裡去的？」馬三保說：「是北邙山去的路。」秦王說：「聞當初歷代帝王，多葬於邙山，可就是此處麼？」馬三保說：「正是歷代帝王陵寢所在！」秦王即時傳令，吩咐馬三保、段志玄、殷開山、劉弘基：「你四將領三千人馬保駕，我去北邙山，瞧一瞧歷代帝王陵寢就回。」袁天罡、李淳風奏說：「主公曾記當日之言？一不要遊山玩景，二不要打圍射獵，三不要開弓走馬。依得三件，太平奏凱還朝；若不信陰陽，有百日大災！」秦王見說，微微冷笑：「陰陽有什麼准？信之則有，不信則無。如今止要看陵，非是遊山玩景、打圍射獵。再有阻擋者，即按軍法！」李淳風說：「臣斷陰陽，決無差錯，豈敢虛誑？主公決然要去，臣體陰陽，看邙山不可過午時就回，方免無事；如過午時，就主有災禍！」秦王說：「我不過午時即回。」李淳風說：「主公百凡謹慎，方得太平無事！」秦王心下自想：「我偏要玩景一回，看有什麼吉凶之報！他也是凡胎濁骨，怎麼就知道未來之事？」吩咐急擺駕出營。傳令旨忙排御駕，降皇宣即備龍車。金鞍玉轡剪絨鋪，上坐著興唐幼主。前擺骨朵牙杖，後列月斧金瓜。一干將如猛虎離山，二太子似蛟龍出海。不去倒好，這一去從天降下鉤和線，就中釣出是非來！

行不多時，北邙山到了。秦王擺開軍伍，一騎馬趨近前來觀看，果然好景，但見：群峰峻峭，鳥道嵯峨。千重曉色映層巒，幾道飛泉噴瀑布。水流谿澗，潺潺如奏玉琴鳴；山聳峰巔，隱隱似妝螺髻翠。白雲洞口紫藤依，樹掛龍蟠；皓月岩前老檜凌，雲凝黛色。引子白猿獻果，成群野鹿銜花。青鬆伴白鶴梳翎，綠樹上幽禽調舌。地僻紅塵飛不到，山深幽谷少行人。

秦王觀看一回，問馬三保：「你說帝王陵寢都葬在此處，怎麼不見？」

馬三保說：「陵墓俱在後山。」秦王打馬加鞭，徑往後山觀看：

太子乘駝入翠屏，周圍舉目看分明。
東西羅列三皇墓，南北排連五帝墳。
三皇墓畔荆榛蔽，五帝墳前野草生。
華表石欄橫路倒，斷碑殘碣盡凋零。
少腿無頭蹲獬豸，角殘尾折臥麒麟。
難尋晉宋齊梁墓，不辨周秦漢魏墳。
六朝翻作牛羊地，戰國今為虎豹陵。
太子觀瞻心感慨，帝王盡向土埋形。
圖王定霸歸何處？龍起蛟騰化作塵。
墓畔豺狼穿草莽，墳前狐兔自成羣。
假饒一日唐家滅，也是邙山這等人！

秦王觀看一回，正傷感間，馬三保近前說：「主公！午時到了，請駕回營！」秦王說：「邙山風景不過如此，回去罷！」兜轉馬取路正回，只見嶺邊一所坍塌的廟宇，西邊一座荒墳，牛羊牧於上。秦王問：「這廟宇與荒墳，也不知哪朝代的，敗落如此。」馬三保近前，把石碣細看一回，復說：「墳是楚霸王的，廟宇是漢高祖的。」秦王問說：「為何在此？」三保奏說：「漢王困在咸陽，所以立祠於此地。」秦王說：「可憐！想他二人，昔日龍爭虎鬥，漢王善用三杰，九里山十面埋伏，把項王逼於烏江自刎，漢王興四百年天下，怎麼如今廟也傾頹，墳也沒人祭掃！」秦王嗟嘆未已，只見路西大樹中，一聲響亮，走出一個雪白大鹿。秦王說：「眾總管，你們瞧，好個大白鹿！」四將答應：「果然好個白鹿！」

驀見西方白鹿神，特來勾引大唐君。
遠觀一似霜團玉，近觀尤疑雪裡銀。
角如亂箭防豺犬，眼似流星盼獵人。
走到唐王軍隊裡，金鞍馬下效人行。
左盤右折如參駕，起止蹲身宛拜尊。
口內雖無言共語，百般鬥撥李儲君。
秦王馬上心中想：此鹿教人疑義嗔！

秦王說：「這白鹿作怪！怎麼在我馬前盤折起止，宛如拜舞一般？」馬三保說：「殿下在此，白鹿特來朝賀！」秦王說：「不然！這業畜有些蹊蹺。」便向飛魚袋內拈弓，走獸壺中取箭，一箭射去，正中白鹿左腿。那鹿帶著箭，望西路裡響一聲，躡將去了。秦王喝一聲：「眾總管剖路，待我趕毛團取箭去來！」

白鹿帶箭西北去，秦王拍馬緊隨跟。
鹿似張帆船下水，王如風送嶺頭雲。
追如渤海龍掀浪，趕似長空星墜塵。

瑤天皎月隨皇帝，遍地明星引聖人。

加鞭縱馬多時節，見座神堂古廟門。

前走的是白鹿，後趕的是秦王。緊趕緊走，慢趕慢行，趕到前面，不見了白鹿，只見一座神堂古廟，廟側邊粉壁蕭牆，上面畫著一個白鹿，左腿上有一枝金鑊箭。秦王趕馬上前取箭，箭上帶出一個紙帖，寫著四句謠言：箭是金鑊箭，鹿是鹿中王。秦王閒彩獵，午後有災殃！

秦王說：「古怪！袁天罡、李淳風、李靖他三人，是凡胎濁骨，我不信他的陰陽，如今天降這等謠言，只恐多凶少吉！」正欲回馬，猛抬頭，見東南上一座城池。秦王煞住馬，睜睛觀看，只見馬三保、段志玄、殷開山、劉弘基四將，帶領人馬，飛也似趕上來。眾總管說：「臣等有失保駕！請殿下回營！」秦王說：「東南上好一座城池，我去瞧一瞧就回。」殷開山說：「主公！午時到了，請駕回營，另日來看不遲！」秦王說：「以近就近不看，怎麼得暇別日又來？」把馬連贈幾鞭就走，眾將只得隨後。

天定陰陽不可更，恣情輕意出軍營。